

雁郊原乡

难忘铁环“叮叮叮”

■陆亚利

男孩子床边的土砖墙缝，插进一根木楔，上面挂着一个铁环和U形铁丝钩。半寸宽的铁环并不是特意打造的，通常为布满锈迹的废弃桶箍。U形铁丝垂直弯出一段钩柄，插入小竹竿一头的空腔，就成了滚铁环的钩子。废桶箍虽不常有，每家男孩子差不多都有一副铁环。那时家家都拮据，没有废桶箍，父母决然不会给孩子买新桶箍作铁环。实在没有，有人拿个箍黄桶的旧蔑环来滚，过过瘾。蔑环外侧不平整，滚起来歪歪扭扭，又没有“叮叮叮叮”的清脆声音，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滚铁环无师自通，好比学骑单车，不用说教，多尝试几回平衡，自然水到渠成。左手拎着铁环，右手用钩子顶住环壁后部，稍稍用力向前推送，人跟着滚动的铁环，欢快惬意奔跑。钩子紧贴环壁外侧持续给力，没有大的障碍物，定然不会停下来。晒谷坪、禾堂坪宽敞平整，滚铁环的队伍汇聚，声音像知了一般齐声合奏，把屋场搅得热热闹闹。列队穿梭阶基、巷子，响声欢笑萦绕屋场，引逗大人们童心焕发，抢过铁丝钩，笨拙地推送一程。推过门前塘坝，我得意忘形炫耀技术，一不小心铁环走偏，顺着塘塍滚进塘里，站在岸上哭哭啼啼。父亲拿来竹篙，挽起裤腿，左探右捞，好不容易挑起铁环，默默交到我手里，没有责怪半句。我破涕为笑，推起铁环，又飞快加入伙伴们的队伍。

放学回家，赶完家庭作业，将书包胡乱挂上床柱。一个男孩带头推响铁环，几个伙计条件反射般取下墙上的行头，迅速汇成滚铁环的队伍。穿阶基，过禾堂，趟田埂，“叮叮叮叮”推着铁环来到晒谷坪。开场总是竞速赛，伙伴们排成一路纵队，推送铁环，嘻嘻哈哈小跑，绕着晒谷坪打转转，愈走愈快。转了一圈又一圈，额头冒起热汗，嘴里喘着粗气，脑袋有些晕晕乎乎。领头的用钩子勾住铁环，大家一齐停下，滚到旁边的晚稻“禾虾子”堆里，稍稍歇口气。

仰面躺作一排，遥望天空，秋阳并不刺眼，天底衬着鱼鳞样的薄云。有人嘀咕：“哎呀，咯天看起来吗比平常高一些！”有人接话：“天本来就有得边，哪会高些啰。”一个伙计从裤兜掏出一把牛筋红薯，一人分一片。大家一边嚼着，一边互相抓挠咯吱窝，爆出“哈哈”的笑声。

不一会儿，鲤鱼打挺起身，抖落稻草屑，玩起“滚8字”的花式。用泥块划定三四米的界限，比谁连续绕出8字多。围成一圈“拼蛋”，类似“锤子剪刀布”，跺右脚，伸右掌，唯一出手掌或手背者胜出，依次确定出场顺序。“滚8字”距离短弯度急，大家弓着身子，小心翼翼把握力度和角度。手法好的，一口气绕出十来个8字，还不见“死机”的迹象。候场的伙计猛喊“倒！倒！倒！”，

喝起倒彩，推送的伙计忍不住自信地笑，一走神，铁环终于歪倒。有人手法生疏，转弯太慢出界犯规，转弯太急铁环侧倒，始终出不了好成绩。

绕完8字，开演压轴戏放坡冲坡。下晒谷坪往屋场是个陡坡，有三四十米长。伙伴们一个接着一个，从晒谷坪推动铁环，喊着“冲啊”，朝坡底猛冲。上段还能用钩子护着，中段只能追着铁环跑，下段要反转钩子摩擦内壁减速。滚到田埂平缓路段，勾起铁环，完成放坡。手脚不麻利的，铁环走偏，勾扯不住，滚进坡底菜园野刺玫篱笆里。突破野玫刺的挂扯，捡回铁环，队伍到齐，顺次从田埂起步，推送上坡。下段缓坡，如履平地，“叮叮叮叮”快速猛冲。冲到中段，速度慢了许多。到了上段，大都没了“叮叮”声，铁环侧倒，很少有人能冲上晒谷坪。上上下下几个来回，耗费一身力气，个个脸庞潮红，气喘吁吁，汗湿的刘海粘遮住额头。

尽了兴头，慢悠悠把铁环滚回家，用抹布擦干净，挂上木楔。揭开水缸，一勺筒冷水咕嘟咕嘟灌下肚，清爽袭遍全身。簸箕里叠着一沓晒干的红薯片，平素不怎么吃。感觉肚子有些空，顺手撕扯半块，细细嚼起来，口舌生津，感觉比平日格外香甜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乡里也渐渐听不到“叮叮叮叮”的铁环声。偶尔梦回儿时，重拾铁环，欢快惬意还是那么真切。

我心目中的阳洪云

■廖欢

阳洪云，一个感性的“老顽童”。那个晚秋的午后，和煦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，洒下一地金黄。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位高大挺拔的“中年人”。他穿着整齐利落，根根黑发乖巧服帖地躺在他的头上，没有一丝凌乱。他在向我招手。难道眼前这位就是我的拜访对象——阳洪云老先生？我内心充满疑惑。

显然，他就是的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已是杖朝之年的老人。接下来的言谈，终于让我知道他为何如此年轻。一见面，老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苦会给你带来幸福。”看上去很矛盾的两个词在阳老先生这里却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小的时候，因为家境原因，阳洪云被父母送出去几次，每次被送出去，阳洪云就会大声地哭，这让父母十分心痛与不舍。于是，父母决定咬紧牙关也要带着。由于生活艰苦，很小的时候，阳洪云就给别人挑水来赚钱，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

后来，阳洪云进入了部队，成了一名工程兵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每天跟石头打交道，穿梭在山间地洞里。每天都是一身泥，一身汗。这时抱怨开始趁虚而入，他经常想：要是我是一个汽车兵该多威风！怎么偏偏是个工程兵呢？指导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不断地帮助和引导他转变了思想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任何困难和艰辛，他都笑着面对。阳老先生那天动容地说：“我真的很感谢这段艰苦的日子，感谢我的指导员。我也很感谢小时候的艰难经历，正是因为我吃了这些苦，所以我后面的生活才会这样幸福。”

我见过很多老人，他们身上总是体现出这种坚韧的精神和品质，是年轻人急需的营养。

后来，他转业成了雁城宾馆的总经理。在他的带领下，雁城宾馆从无星到二星，再成为湘南地区第一家四星级宾馆。中间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，他

笑言：“我那时候就差跪下来了。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，阳老先生一定会拼尽全力，事事以身作则，带头干。在这期间，员工和阳老如同一个握紧的拳头，齐心协力向前冲。雁城宾馆也是经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来的疼痛，才有了后来的辉煌成就。阳洪云也跟着雁城宾馆一起成长，直至退休。

“现在，我就是春天和秋天会呆在衡阳，因为衡阳天气好。又有许多老朋友在衡阳，很好玩。没事的时候跟老朋友聚一聚，在一起玩一玩，好不自在，其他时间就在北京居住。”说起自己的晚年生活，阳老的话语中透着难掩的喜悦和幸福。如今，自己的家庭幸福和谐，后辈乖巧懂事，阳老无事一身轻，开始当起“老顽童”，过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每年，他带着老伴在世界各地游玩。如画风景只是他们幸福的背景，因为再美的风景也敌不过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。

忆昔上学路上苦

■莫运山

每当我看到今天的中小學生个个身穿亮丽的校服，欢蹦乱跳、生龙活虎的样子，羡慕之情由衷而生。回想我们小时上学那种艰难情景，不觉有些心酸。

我读高小时刚刚解放，经济仍然贫乏。我们山村的孩子读高小是在三湖町完小，离家足有十六里之遥，一般都是打赤脚上学，到了学校边上，才在塘边石板码头上洗脚穿鞋进教室。遇上不冷不热的晴朗天还好，遇上大热天脚踩在沙石上，真像煎泥鳅一样烫。遇上雪雨天泥泞路滑，需倍加小心。特别是冰雪天遇到背阳的路

段，冰棱如刀，冷得麻木，只觉得像踩在刀口上一样地痛。在塘边洗脚时，冷得赤红，没有抹布，只是用脚甩几甩就插进鞋里，坐在教室里个把钟头还不回阳。好在那时年轻气盛，霸蛮挺过来了。

还有就是放学忍饿回家，我从枫坳集上路过，看到摊上热气腾腾的米豆腐，我压着活心买一碗充饥，那种美味难以形容。但这种享受仅有两三次，因为一是身上无钱，二是有钱也舍不得花。

后来读初中、升师范，开学放假，全是自挑行李。一九五七年，本

心灵扫除道

■谢碧云

我似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种矛盾当中——“尘中求净”，很想纷扰人事中开辟一个窗明几净、纤尘不染的所在，却又极其抗拒搞卫生。倒不是因为懒，而是因为过于追求完美，受不了刚经过我的辛苦劳动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地儿，转眼又沾上空气中避免不了的飘然而至的微尘。这让我很是泄气，也让劳动后的那种成就感转瞬即逝。求净而不得，甚至因此衍生出了一些对于生活的无力感。这种感觉让自己被吓了一跳。

一个偶然的机缘下，在“樊登读书”APP上听完了《扫除道》一书。《扫除道》是“日本清扫学习会”创办人键山秀三郎先生的作品，讲述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：创业初期，身为老板的他以身作则打扫厕所，不仅安抚了军心不稳的职员，而且逐渐形成事无巨细、踏实肯干的企业风气，让企业快速走入正轨。实施扫除道的企业，业绩得到提升；实施扫除道的社区，邻里关系变得和睦，治安情况迅速转好……

真的吗？做扫除有这么大的魔力？我脑海里画满了大问号。还来不及去辨别这是否是所谓的“毒鸡汤”，我就决定要身体力行，用实践去检验一番。

一个雨了很久突然放晴的午后，我刚好没课，不用管娃，也没别的事，难得空闲，便系上围裙，撸起袖子，又行动起来。打开衣柜，把许久不见天日的冬季大衣一件一件取出来，一摞一摞抱下楼，一排一排挂好，让它晒上一个下午的阳光；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拿下来，擦擦封面上的灰尘，随手翻翻，把书架从上到下擦干净，再把书分门别类，一本一本本地，又码上去；把沙发上散落的各种小物件，都放回各自应该的所在，沙发垫抖一抖，铺好，抱枕拍一拍，放好；冰箱，清一清；茶几，擦一擦；地板，扫一扫，再拖一拖……任它哪个犄角旮旯，只要是被注意到的，我都使出浑身解数将其清扫干净。

我不再像以前一样，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和得失心，想赶紧做完好去接着读那本已读到一半的《雨季不再来》，或赶紧做完然后去给马上放学的娃准备点水果，抑或准备明天的工作了。这种心态下，往往会觉得打扫卫生是在浪费时间。这次，我只是慢条斯理地、顺其自然地，一样一样做着。

渐渐地，一些以前未有闲心因此未能感受到的奇妙感觉在发生。

做之前觉得不知该从何处下手、先做哪里后做哪里的手足无措感不见了，做着做着，条理自然就有了。又不禁联想起来鲁迅先生的那句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”，原来，做事的条理也是如此，不是先有条理才去行动，而是行动了，才慢慢有条理。

心情也在逐渐变得明朗、愉悦。搞卫生之前，常常因为找一样急用的东西却不得而心忧如焚、心乱如麻，而现在，大的自不用说，小到一粒纽扣在哪儿，心中都一清二楚。我将这种感觉理解为对生活的“掌控感”。感觉生活失控就会莫名烦躁的人有多少，我不清楚，但我肯定是其中一个。现在，生活又一点一点，回到了自己的手中。心情好了，整个世界就都亮了：挂在楼下太阳底下的大衣，被风吹得轻轻摇动，仿佛是在欢乐起舞；书架上被重新擦净触摸的书本，仿佛从沉睡中醒转过来，突然有了活力；被精心整理过的沙发，仿佛清晨因为要出门而精心妆容过的女子，因感激我的恩情而对我露出欢乐的笑脸……

刚刚被擦过的桌椅还是会立刻沾染灰尘，刚刚被拖过的地板还是会立刻留下脚印，可我已明白，这世间，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抗拒，一如花开之后会面临凋谢，日头东升然后西落，又如被我们吸入又吐出的空气，以及这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的微尘。既是无法抗拒，不如从容接受。房屋必需时时清扫，我也终于不再将其看作是浪费时间的无益举动，其实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扫除中，“心尘”被清除，心绪被整理，心态被调整，人的状态由纷乱不安变为平静祥和，可不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吗？

扫除，究竟会让什么发生改变呢？所谓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，至此，我又有了一层新的体会，新的理解。